

陇东遗址的文化意义

卢朝升



专家在陇东村文化礼堂参观出土文物。

人只有知道自己从哪里来,才能决定往哪里去。这也许就是我们执著地从地底下发掘、试图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的动力源泉。

两年前就听说缙云壶镇的陇东,出土了许多史前文明的石器、陶器等文物。我不是考古专家,无法在第一时间前往现场考察,更不敢妄断其发现在考古学上的价值到底有多大。日前拜访了卢旭升大叔(我们是同宗,按年龄我应该称他为大叔),又看了部分的实物,因为是一个喜欢文化的人,所以就从文化的角度,谈谈陇东遗址之发现,对我平时思考探究一些问题带来的启示。

今年8月份,应好溪文化研究中心之约,我们一群喜欢探古论今的中老年人,来自磐安、丽水以及缙云各地,冒着38℃的高温,徜徉于上溪古街,参观了九进厅大宅,观赏了陇东出土的石铲、石斧、石磨以及1800年前的铭文砖和陶片,最后相聚于高潮村赵氏宗祠,畅谈如何为传承好溪之文脉承担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。“好溪文化研究中心”是一个由壶镇乡贤发起的民间组织,自己筹措经费编辑《好溪文汇》刊物,成立一年多的时间,已经出了两期,其对乡土文化的挚爱之情,拳拳之心可见。

人们总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而产生怀旧之情。所以一般年轻人,对这些老古董没兴趣也属正常,等到他们步入中老年的时候,自然也会爱上古旧的事物。

仔细端详陇东出土的这些文物,我们一方面赞叹古人之手巧,同时也会体会到祖先生存之不易。你看那微型的石磨,要把一捧稻谷变成一碗米饭,要花多长的时间?

看了陇东的这些文物,听了卢旭升大叔的介绍,我似乎看到了这是我国古代先人迁徙线路的一个分支,是浙江古代人类文明的一个环节,也是处州古代文化演进的重要基点。

根据现代发达的基因技术研究成果,地球上的现代智人都是大约七万年前从非洲的东部走出来的,从旧石器时代开始的中国现代智人,应该是约二万年前,从印度经云南广西一带进入湖南和四川盆地,然后又大致分北线、中线和南线三条线路往东南迁徙,同时分别创造了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古代文明。

北线,我们的祖先北上迁徙到黄河中上游,立足于黄土高原,再据守八百里秦川,之后不断向东推进。目前已经发现的遗址有老官台、二里头、仰韶文化、红山文化、龙山文化等遗址,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迁移路线。这一支后来就成为华夏文化的主流,也就是我们都

认为黄帝和炎帝是我们的“人文初祖”。

中线,以湖南永州一带为出发点,沿着长江南岸地区东迁。今年春节期间,我专门去长沙湖南省博物馆看了“湖南人展览”,道县的玉蟠岩遗址,发现一万八千年前已有水稻栽培,可以说是水稻构成了江南的文明基石。我又去江西万年参观仙人洞遗址,那里出土了一万二千年前的稻谷。一路往东,现在已经发现的遗址有浦江一万年前的上山文化遗址,萧山八千年前的跨湖桥遗址,余姚河姆渡七千年前的干栏建筑和大量谷物,直到五千年前余杭的良渚遗址,一条长江流域的文明进化线路已经得到完美的呈现。良渚时期规模宏大的土城和精美的玉器,可以证明江南在当时的文明程度,似乎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北方。

为什么后来,南方的文明逐渐衰落,反而北方文明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?我个人认为,主要是文字改变了这一切!北方因为黄帝发明了文字,到商朝有了成熟的甲骨文,因为有了文字,文明就能传播,就能传承,就能叠加,就能虚构,文化就能呈几何级数积累和发展。复旦大学郭永秉老师说:“我们对汉字汉语,都要怀有一份温情和敬意。”是的,文化如果用最直接简单的语言表达就是“以文化化人心”!没有汉字,就没有汉族,就没有华夏文化。

陇东遗址的发现,是古代中线迁徙线路中上山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,使中线的文明进化路线图更为完备,我们说“浙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”又多了一处物证。

南线,目前发现的遗址有广西桂林的甑皮岩遗址,广东韶关的石峡文化遗址。韶关曲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石峡文化遗址,填补了岭南新石器遗址的空白,证明了古人南线迁徙线路的存在,也印证了中华文明曾经是华北、华中、华南同时并进的格局。

陇东遗址,对上山文化的形态与地域,提供了实物的佐证。以浦江为中心的上山文化,到底当时的活动范围有多广?文明程度到底是如何的?揭开这些谜底,要靠许多证据,有赖于考古界的不断发现。

最近,位于义乌的桥头遗址,又有了惊人的发现,上山文化在这里有了建于九千年前的完整的环境聚落,更发现了一副八千年前的完整的人类遗骨。这些,都可以说明上山文化时期,当时先人的活动范围已经遍布浙中盆地,往南方向,经义乌、东阳、永康,到了缙云壶镇盆地,然后继续往东南到达仙居横溪,那里前几年已经发现了下汤遗址。而陇东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节

点,而苍岭古道也可能已经存在了九千年!

单独一把石铲、一件陶器,未必能说出多少价值。文化遗址,或出土文物,只有放到更大的范围考察,才能发现它的意义。

陇东的意义,对丽水处州大地的历史功莫大焉。在发现陇东遗址之前,处州最早的史前文化遗址是好川遗址。那是大约在四千年前,先人从衢州盆地沿乌溪江溯源而上,来到了瓯江的支流松阴溪上游的遂昌县三仁乡。好川遗址证明在先秦之前,藏于崇山峻岭之间的浙西南山区,已非荒蛮之地。

而陇东遗址的发现,一下子将处州的文明史往前推了五千年!说明在九千年前,处州大地已经有先人在繁衍生息。

陇东遗址出土的文物,包括了新石器时期的石制工具、上山时期的夹炭红陶片、良渚时期到商代的鼎罐残片,以及西晋太康年间的铭文砖——铭文砖最早可见“太康七年”的字样。此前,我们通常认为松古盆地是处州有文字记载后文明发生最早的地方,古市的卯山曾出土了三国时期吴国建安年间的铭文砖,建安初,松阳已经建县,应该是当时浙西南的经济文化中心。

陇东遗址,就纵向来说是一条完整的文明进化史,壶镇东北原名“田畈”的这个地方,从原始社会到现在一直有人类活动而未中断;就横向来说,传说中的“五墩城”因为发现了六座西晋的古墓、古窑而得到印证,说明在处州的北大门缙云,在西晋时期已经有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,也有了较深的文化积淀。

卢旭升原为陇东村党支部书记,2011年在田间劳作时偶然发现了几块有铭文的砖头。之后就一直留心于埋在地下散落田间的这些文物。特别是近两年在壶镇中学迁建工程施工过程中,冒着被人误解、嘲讽、驱赶的压力,抢出了许多文物。他一旦有机会就呼吁,自己说是为了文物保护“见佛便拜”。他捐文物、写报告,就为了引起上级相关部门的重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终于在去年春天,迎来了浙江省考古队的“抢救性发掘”,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历史性的遗憾。

老卢深情地抚摸着每一件石器,对我说:“这样的宝贝,我们这里地下应该还很多。”

当我提出,能否在村子边上考古发掘的地点,建一个遗址公园,哪怕是一个简易的茅草棚?他说,这个事应该很好,但是光靠村里的力量是无法办成这件大事的。

我想,介于陇东遗址的重要意义,当地政府应该会重视后续的保护和开发吧。



陇东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。

“丽水对口工作手记”系列之七

仁心所系 素履以往

——跨越缙云与南江的儿科情

有人说人生有六个字,前面三个是“不害怕”,后面还有三个“不后悔”,努力去做吧。

遇见南江

今年7月的科室月例会上,当主任说我们科室将派一名医生援川时,我毫不犹豫地表示:“我想去”。虽然我并不了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工作?更不知道前往什么地方?条件如何?将面临什么困境?我只知道这能圆了我的援川梦,更是一个历练自己,挑战自己的机遇。东西部扶贫协作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,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、共同发展的战略部署。根据组织安排,恰逢第二个中国医师节,我们一行四人背上行李启程,经动车、飞机、汽车辗转,于当晚临近23时到达南江县人民医院。看到县领导、院领导不辞辛苦深夜等我们到来的热情、精心布置的宿舍,顿时让我忘却疲惫以及离开了家的陌生感,至此我就与南江县人民医院儿科结下了情缘。

经历考验

四川人吃辣那可是在全国都出了名的,而且还是麻辣,地处四川北缘米仓山南麓的南江也不例外。来自东南沿海不喜辣的我,麻辣口味成了我的第一道考验。第二个考验便是语言障碍,每天的交接班简直就是我的魔咒,这边的患儿大多由老人带着,就算是普通话也是地道的“川普”。儿科本是“哑科”,这无疑是在哑上加哑,难上加难,语言成了最大的障碍。9月以来,一连十余天的雨,衣

服干不了还发霉。此外,风土人情的不同,政策、制度的差异,让我感到平时简单可以做的事,在这里似乎变得异常艰难。面对重重考验,疑惑、迷茫总是涌上心头,每每总想:我该怎么办好呢?在县委党校为期两天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的主题教育学习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与力量,有着四年援非经历的段主任更是极好的榜样与模范,让我有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力量。

干在实处

南江县人民医院儿科于2015年独立成科,经过几年的努力,发展迅速,但基础设施及医疗队伍相对薄弱,目前科室医师有执业资格的仅3人,床位40张。

我迎接挑战,转变角色,适应并融入新的环境,9月初便出门诊,开始时与病人的交流都异常吃力,随着工作的不断开展,尤其是国庆节病人数量暴增,病区加床至70余张,“疱疹性咽峡炎”“手足口病”与“流行性感冒”接踵而至,高峰不断,给儿科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与考验。在科室同事的帮助下,语言交流能力得以快速地提升,也能听懂类似他们说的“mimi”,是皮疹的意思之类的地方口语,同时了解医院以及本地的制度、习惯等,融入了其中,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员短缺的压力。

除此之外,带领儿科医生、实习生参与日常查房,参与疑难病例会诊与讨论,参与值班,见识到了尤其多类型皮肤病、寄生虫病、各种类型抽动症,抽搐待查以及平时未见到过的种种临床案例等,也有及时诊断出像“川崎病”“葡萄球菌烫伤样



作者为南江儿童看病。

综合征”等的欣慰,这些都让我丰富了临床思维,拓宽了视野。同时开展多次业务培训讲座,在临床工作中互相扶持砥砺前行,将临床新技术、新进展与同事分享共同进步。在全国义诊周在医院门诊坝子参加“服务百姓健康行”义诊活动。如同事说我是哪里需要哪里钻的佛系医生,也有患者家属说希望我留在这边的感动。与其说是付出,更是一种收获。

回韵悠长

回首4个月的援川路,与其说是在援川,倒不如说是在自我学习、自我历练、自我提升,更是一

个不断激励自己,坚定初心、勇往直前的历程。我们的援川团队也像个大家庭,处处体现着温馨,事事体现关怀,让我在千里之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援川生活即将结束了,但我对南江的感情永远不会结束。那涓涓的南江水,纯净的蓝天,巍峨的大山、热情的同事……这一切都将成为值得我一生铭记的回忆。正如《巴山夜雨》里所说:巴人有昂扬的翅膀,在秋来醉染的天地里,追逐永远不落的太阳,祝福南江的明天更加辉煌。

(作者蒋丽芳系缙云县第二人民医院医生,挂职南江县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。)